“技术男”为母亲手机设三重“防骗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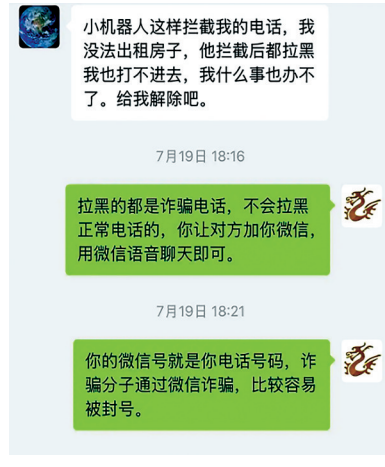
95万元仍被陆续骗走 聊天记录曝光引共鸣

近日，深圳的龙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两篇文章，称自己为80岁老母亲的手机设置了三重防诈骗的“防火墙”，但在诈骗分子的精心谋划下，母亲账上的95万元还是在7天内分3次被转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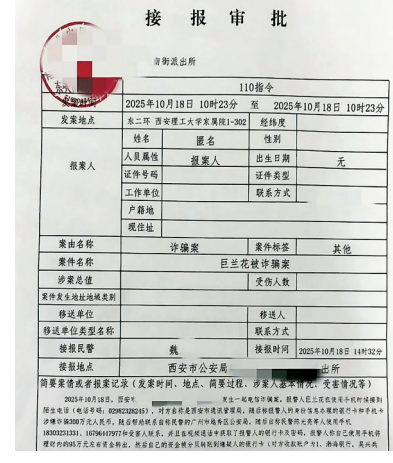
龙先生告诉记者，他是陕西西安人，父亲曾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，母亲也是学校职工。1998年，龙先生入职深圳一家大型软件公司，主要从事软件加密防止盗版工作，是一名典型的“技术男”。

龙先生说，事发在今年7月份，直到10月18日母亲意识到被骗才报案。为弄清母亲被骗的全过程，龙先生花了数十天的时间，浏览了母亲和骗子所有的聊天记录及手机操作流程，探寻了骗子的行骗手段，并行之成文，直到11月份才完成这些工作。

骗子陆续将龙先生母亲95万元存款转走(部分转账截图)。



龙妈妈要求儿子解除手机设置。



警方立案文书。

为母亲手机设置三道防线 却被骗子一步步撕破

“我母亲是西安人，早在30年前就办理了退休手续，眼下几乎每天都拿着手机看新闻，刷短视频，尤其是一些投资理财、中医和养生秘诀，特别感兴趣。”龙先生告诉记者，自己也曾劝过母亲，但她就是不听。

龙先生说，为防止母亲被骗，特地为她的手机设置了三道技术防线，进行安全加固：禁止安装非官方应用、禁止接听陌生号码、拦截陌生短信。原以为很安全了，但没想到仅几周后防线就被轻易撕开。

母亲在西安有一套房子用于出租，因为手机设置拦截电话，租客没法给她打电话，她就去了一家手机店，解开了禁止接收陌生来电的功能。第一道防线就这样破了。

7月底，一个显示为西安本地座机号码打进了母亲的手机。对方自称是“西安市通讯管理局”的工作人员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通知她：她的身份证信息被人冒用，涉嫌一桩高达300万元的重大诈骗案，情节严重，必须立即配合调查。

母亲慌了神，还没缓过来，电话被迅速转接到“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”。接下来，恐惧和想要自证清白的急切，完全支配了母亲，她开始积极配合“调查”。

7月30日，对方以“配合公安调查”为由，让龙妈妈购买了另一部手机——他们称这是“办案专用机”。骗子通过视频一步一步指导，让龙妈妈解开手机上的禁止安装第三方应用设置。第二道防线也被撕开了。

随后，骗子为手机安装了某网盘，通过网盘下载安装了一个名为“银监局9.06”的木马软件。事实上，该软件使用手机自带杀毒软件无法检测出来，却能远程控制手机、拦截短信、删除记录。最后一道防线也被隔离了。

“技防”不如“人防” “技术男”盘点致命错误

就这样，在龙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骗子通过木马软件远程操作她的支付宝，以视频的方式解锁了需要面部认证的环节，短信提醒也被拦截或删改了。

8月6日和7日，龙先生妈妈支付宝里的三笔理财资金被赎回，并转出到其银行卡中。8月11日和13日，骗子将龙妈妈银行卡里的95万元分三笔转走。最后，骗子们删除了龙妈妈手机上通话与短信记录，抹除作案痕迹。

记者看到，在龙妈妈跟骗子的聊天记录中，除了经常性的威胁，不时还辅以“热心”的关怀。在密集的“工作指令”间隙，他们也会穿插几句关心的话，“吃饭了吗？”“天气热，注意防暑。”“早点休息。”

事后经过复盘，龙先生终于看清了这场骗局的全貌。龙先生做的所有手机安全设置，在骗子“指导”母亲自行解除的那一刻，就全部失效了。技术防线的最大问题，在于它无法抵抗人性的弱点。

龙先生说自己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：比如，以为设置了手机安全屏障就万事大吉了，忽略了最根本的——人的心理。只是警告母亲“那是骗子”，却没有耐心去理解她为何会相信对方，没有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讲清骗局的原理。

也低估了对手：以为骗子只是广撒网的小毛贼，没充分意识到他们是有组织、有预谋、精通技术和心理的“专业团队”。

技术上，他们对银行风控规则的了解也超出了龙先生的认知。从申请手机盾突破限额，到关闭微信动账通知防止暴露，再到利用“畅连”App规避监测……“心理操控”更是他们擅长的领域，通过要求购买专用手机、每日视频打卡、实时嘘寒问暖，构建了一个封闭的、高压的“办案环境”，将龙先生母亲的心理状态与外界隔离。

警方称不会远程办案 子女多给老人陪伴和耐心

龙先生母亲并不是真心信任那些骗子，她后来称是太害怕了。一辈子安分守己，突然被卷入“惊天大案”，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配合调查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她迷信“警察”的权威，而骗子完美地扮演并利用了这种权威。她想证明“我没做错事”的执念，反而让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。

龙先生试图拆穿它：“妈，这是骗你的。接下来就会让你买设备、交学费了。”龙先生母亲却表现出不悦：“你怎么总把人心想得那么坏？我学点新东西，发挥点余热，有什么不好？难道我什么都不做，你就高兴了？”

龙先生带母亲去了派出所，希望民警的话她能听进去，却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。她相信穿制服的民警，却不相信民警反复强调的防骗知识。她更愿意相信手机里那个素未谋面、对她嘘寒问暖的“配音导师”。

龙先生称自己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：这种无力感，比被骗95万元更窒息。“作为儿子，我无数次试图说服她，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方法，技术手段、口头警告、寻求权威协助……但效果甚微。我们之间，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墙。我说的，她不信；她信的，我无法理解。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，我始终无法在母亲的心里装上一套‘杀毒软件’。”

警方也提醒公众，公检法机关办案时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，不会通过电话、视频、QQ、FaceTime等远程方式办案，不会身着制服在视频中露脸办案，不会将自己的工作证件在网络上出示，不会要求提供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等账户信息，更不会要求转账、交钱或让人上门“保管”财物。凡是遇到涉及“涉案”或“配合调查”等类似情况，当事人务必保持冷静，并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，以避免上当受骗。

综合《扬子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北京青年报》报道